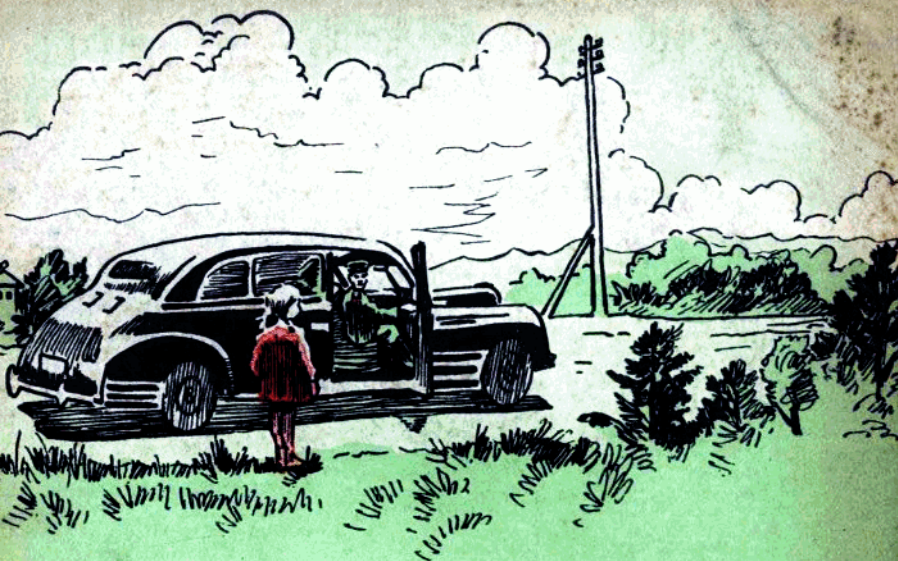




丹尼业的发现

[苏]雅·泰慈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苏〕雅·泰慈著

丹尼亞的發現

·余 濟 寿 譯

阿·節盖尔插圖

重慶人民出版社

丹尼亞的發現

[苏]雅·泰慈著

余 济 寿 譯

阿·節盖尔插图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1号

重慶市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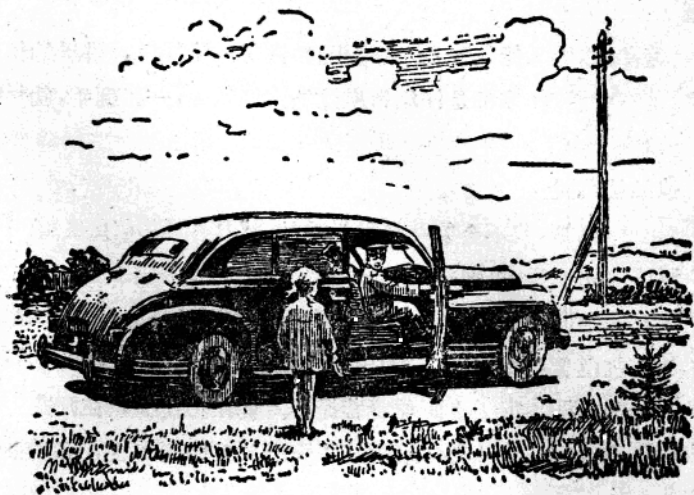
开本787×1168 1/32 印張2½ 字数54千

195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目 錄

第一章	一串長字	1
第二章	講講爸爸	7
第三章	家庭會議	15
第四章	親愛的媽媽	19
第五章	早晨	24
第六章	馬上有人跟您講話	31
第七章	換車	35
第八章	要找就一道去找	41
第九章	灰姑娘	48
第十章	小休息	54
第十一章	這是哪世紀的	59
第十二章	午睡時間	66
第十三章	維亞基契人	73



第一章 一串長字

我想給你們講講丹尼亞的故事。但是也許必須從她的哥哥遼沙講起。他的年紀到底大些，而丹尼亞還只是個小姑娘，她不久以前才升上二年級。甚至可以認為她還只是一年級生，因為她要到秋天才能在二年級學習。

而遼沙好歹已經升上六年級了。教師們總說五六年級的学生最愛吵鬧，而且最难對付。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但不管怎麼說，遼沙倒是個既不受吵鬧，又不难對付的学生。

現在他不在家。他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圖書館——去了。圖書館他每天都去，有時甚至一天去兩次。媽媽這樣對他不知說過好

多遍了：

“遼沙，你怎麼能象駝鳥一樣囫圇吞棗呀！要知道，書里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作家都是仔細考慮過的。可你呢，一抓到手，就‘啊嗚’一口吞下去了。”

遼沙笑笑說：

“得了，媽媽，我不會象駝鳥那樣吞的。”

嘴上雖這麼說，可他还是照舊“吞”。

現在他走到了圖書館門前。圖書館設在一幢不大的二層樓房裏。住在紅色普列斯尼區〔一〕的孩子大概都是知道的。那兒有石頭造的圍牆和大門。窗子下面種着菩提樹。現在菩提樹正在開花，散發出甜蜜的香味。遼沙在台階上站了一會兒，聞聞花香，然後推開大門。

裏面已經有許多孩子。一些人坐在矮矮的長桌子旁邊，低聲讀着：

在八號的第一家〔二〕

在伊里奇門附近……

另一些人排在了上黃漆的櫃台旁邊，手里拿着書，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一面說：

“這本有趣——寫打仗的！”

“這本不好，多薄啊！”

〔一〕莫斯科一區名。

〔二〕在蘇聯，往往有好幾幢房屋用同一個門牌，而以“第一家”，“第二家”……來分別。

遼沙問道：

“誰是排在隊尾？”

當然，他滿可以不排隊就借書，因為今天管理員是他的媽媽。現在她就站在一張小桌子旁邊，身材頗長，頭髮有點花白，短上衣上別着“保衛莫斯科”獎章的小牌牌。

但是遼沙不願意不排隊就借書，因為孩子們一定會馬上哄起來：“為什麼不排隊，為什麼不排隊？”如果給他們解釋，說那是我媽媽——那他們一定會吵得更凶：“啊，看私人情面！”

不，寧可在隊伍里站一會兒。

遼沙站到隊伍里，瞧瞧雪白的牆壁。牆上挂着各種各樣的標語，圖畫，兒童作家的畫象。他們的臉孔遼沙全都認識。那兒是他最喜愛的作家——蓋達爾。他原來真有一個名叫鐵木耳的儿子。遼沙在“少先真理報”上讀過他的回憶錄。可這個真正的鐵木耳，是不是象書上寫的那樣，真有几个小伙伴呢？

輪到遼沙借書了。媽媽很快地在一只又長又窄的箱子里找到了遼沙的借書証，然後低聲問他說：

“家里怎麼樣，孩子？”

“全很好，媽媽。”

“丹尼亞在做什么？”

“在院子里跳繩。”

“對了，”媽媽放高聲音說：“好，你想借什麼書呢，遼沙？我好象覺得圖書館里所有的書你都讀過啦！”

“不，媽媽……你可記得，我曾經給你談過我們的中隊，我們的老師阿歷克賽·庫茲米奇的事？就給我一本這方面的書吧。我可以到

書架上來看看嗎，啊？可以嗎？”

遼沙最喜歡在書堆里翻。說真的，媽媽並不很樂意讓他走近書架，因為他會把書翻得一塌糊塗，叫你以後在原處再也找不到！不過這回她還是答應了：

“好吧，到那兒找去吧，”她指指書架的下面一層。“不過請你小心一點，別弄亂。”

“媽媽，你何必每一次都說這個呵！好像我就不知道……”

遼沙向書架走過去，媽媽又忙着照顧別的讀者去了。過了一會兒，她走到遼沙跟前，說道：

“你瞧，已經弄亂了！”

“別着急，媽媽，一切馬上會恢復原樣的……你可知道，我們要去做一次真正的挖掘古代文物的工作。各種各樣的古墓，古城……”

“你們到哪儿去找這種古墓呀？我聽說在南方草原上才有很多呢。”

“哪兒話！就是這兒，莫斯科郊外，也有古墓。這是阿歷克賽·庫茲米奇告訴我們的。他在科學院工作，總不會是說着玩兒的吧！”

遼沙蹲下身子，在書架上翻弄起來。

不一會兒，他就拿着一本厚厚的書走出了圖書館。書看樣子很有趣，因為遼沙在路上就讀起來了。他的兩條腿自管自的在人行道上走，而眼睛只盯住書看。突然拍嗒一聲——他撞到了一個男人身上。這個男人也是一面走，一面讀，不過讀的不是書，而是“莫斯科晚報”。男人說了一聲“對不起”，可後來看見自己面前是個小孩，便生起氣來了：

“走路該瞧着點兒，可別看書！”

当然，他說得很对，因为遼沙在轉弯角角上又撞上了賣冰淇淋小販手上的盤子，而在崗亭附近，他又差点落到一輛卡車的輪子下面。

經過种种驚險的事件以后，他总算回到了自己家里。他的家在紅色普列斯尼区的新房子里。

电梯发出輕快的嗡嗡声，把遼沙送到五層樓上。給他開門的是丹尼亞——就是我正想給你們講的那個小姑娘。她長得很象遼沙，也有一双烏黑的眼睛和淡黃的头发，嘴唇也有些翹。唯一不同的是遼沙是光头，而她却扎着兩根辮子，辮子上还結着緞帶。順便說一句，丹尼亞老是把緞帶丢东丢西。常常可以听見她問：“媽媽，你看見我的帶子沒有？遼沙，你看見我的帶子沒有？”

丹尼亞朝遼沙手里拿的那本厚書瞅了一眼，开始認封面上那串難懂的長字：

“阿尔……阿尔……阿列霍洛基亞……，遼沙，阿列霍洛基亞是什么意思？”

遼沙笑了起來：

“这是一門科学……”

“研究什么的？”

“研究胡桃的。”

“难道还有这样的科学？”

遼沙拍拍丹尼亞的肩头說：

“噯，你呀，教授！你怎么会念成‘阿列霍洛基亞’呢？上面明明寫着：‘阿尔海洛基亞’。”〔一〕

〔一〕“阿尔海洛基亞”是“考古学”的意思，丹尼亞把它念成“阿列霍洛基亞”，就变成了“胡桃学”。

丹尼亞瞟了一眼，說道：

“還不是一樣！你可借這本書有什麼用，遼沙？”

“對你們一年級生來說，知道這個還早呢！”

“我已經升上二年級啦！”

“噢，對不起，我弄錯了！”遼沙說着走到書桌面前。

從前，打仗以前，這是爸爸的桌子。而現在一半是丹尼亞的，一半是遼沙的。丹尼亞的這面又干淨又整齊。而遼沙的這面却是亂七八糟，什麼都有！生鏽的鐵片啦，破瓦啦，什麼東西也不能買的古錢啦，還有几顆動物的大牙齒——不知道是狼的還是馬的……。

遼沙坐到桌子旁邊，又讀起書來。但是丹尼亞扯着他的肩頭說：

“遼沙，我們來玩‘洛托’〔一〕好不好？听着，我叫啦！”

“沒有時間，丹尼亞。”

“那我們下跳棋吧。我拿白子！”

“丹尼亞，我說沒有時間。”

“好吧，那打骨牌吧。”

“丹尼亞，我好象已經給你說得明明白白的了……”遼沙正要說下去，突然桌子上的電話鈴声响了。

遼沙拿起話筒：

“我是遼沙。啊，斯塔西克，好啊！借到了。是宝物，不是書……全都有……全都有……怎樣量，怎樣挖，怎樣拋。對啊……現在可以大胆行動啦。好……你來吧……再見！”

〔一〕一種遊戲名。

遼沙放下話筒。丹尼亞立刻注意起來，問道：

“挖什麼，遼沙？”

“什麼也不挖！”

“不，我知道你們是要去挖寶物，對吧？”

“什麼寶物不寶物，”遼沙說，“快把書還我。我剛轉過身子，你倒把書搶去了！”

“喏，書你拿去，不過得告訴我是什麼寶物。好遼沙，告訴我吧！我還從來沒有挖過寶物呢。”

“哪兒有什麼寶物？你怎麼啦，好丹尼亞！我不過是開開玩笑的。”

“不，我知道你不是開玩笑的。你想騙我，我知道。等媽媽回來，我就告訴她你借了一本……叫什麼呀？噢，阿列霍洛基亞，全都告訴她。”

但這時遼沙已經聽不見丹尼亞的話了。那本厚厚的書使他神往，並把他帶到遙遠的年代里，太古時期的俄羅斯……

第二章 講講爸爸

這天晚上，媽媽好象是有意跟丹尼亞為難似的，很晚還沒有回來。丹尼亞站在窗前，瞧着街上——看媽媽有沒有回來。但是等了好久，還是沒有等到。

從五層樓上看下去，丹尼亞只看見一片煙囪、屋頂、房子，煙囪、屋頂……有些煙囪很高，那是工廠的。太陽正落到其中一根煙囪的背後去。滿天佈滿了粉紅色的雲彩。工廠煙囪里冒出來的煙彎彎繞

繞，一圈一圈的，也是粉紅色，好象天上的全部云彩就是这家工厂的烟積成的。

現在天上的一切都熄滅了，可是地上却立刻燃起千百盞灯火，吊在街道兩旁，活象從樹上挂的小灯。街角的大鐘也亮了，兩根針并成了一根，都指在“9”字上。

丹尼亞轉過身去，看見遼沙已經不在讀書，而用拳头撐着腦袋在想什麼。

“遼沙！喔，遼沙！”

“什麼？”

“為什麼這麼晚媽媽還不回來？”

“有事情吧……”

丹尼亞走到遼沙身邊：

“得了，遼沙，不願意談寶物，那談談爸爸吧！”

“我不是已經給你談過一百遍啦？”

“可關於爸爸的事情我一千遍也願意聽。”

遼沙明白要擺脫丹尼亞可不容易。再說，他自己也喜歡談爸爸的事情。一談起來，一切又會重現在眼前，而且會覺得爸爸又回到了這兒，在他們身邊。

“好吧。”

他坐到窗台上，雙手抱住膝頭，瞧着窗外的灯火。灯火密密層層的，象天上的星星一樣，一直沿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而且也象星星一樣的在春夜淡青色的暮靄里閃爍着，變幻着。

丹尼亞坐到遼沙旁邊，側着身子，靠在他的硬膝頭上。

“你有沒有讀‘少先真理報’上鐵木耳·蓋達爾的回憶錄？”

“沒有，沒有讀。字太小。我們沒有學過那種字。”

“噯，你呀，‘字太小’！”遼沙微微一笑。“你可知道，丹尼亞，我也想寫回憶錄。”

“回憶誰？”

“回憶誰？這還不明白，當然是爸爸。”

丹尼亞說：

“我也想……”

“也——也想什麼？”

“寫回憶錄。回憶爸爸的。”

遼沙輕輕地扯了一下丹尼亞的小辮子，說道：

“這可妙極了，丹尼亞！你想都想不起，還能寫什麼回憶錄呵！”

“也許想得起呢。我只要集中注意力想啊，想啊——就准能想得起。”

遼沙什麼也沒有說。

屋子里越來越黑了，但不管是遼沙，也不管是丹尼亞，誰也不願意去開燈。

“我不知道應該講些什麼，”遼沙開始講了。“講庫恩赤沃〔一〕？既然你記不得……可我還記得，有一回我們到那兒去看奶奶，還在那兒過了夜，爸爸用小匙子喂你吃果子醬，你弄得滿身都是，蜜蜂都叮上來了，可你什麼也不管，只是用手揮趕，嘴里還直嚷嚷：‘還曉（要），還曉（要）！’後來我們到莫斯科河去游泳，才給你把臉洗干淨，可你把兩條腿亂幌着，還大聲叫喚，這時爸爸站在岸上說：‘瞧她那付鬼樣’

〔一〕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城市。

子！还晚，还晚！”

丹尼亞笑了起來：

“他很逗人發笑吧，是不是？”

“噢，他可真愛說笑話！盡是開玩笑。後來我們回到家，就知道打仗了。在這以前，你明白，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那又怎麼樣？後來呢？”

“後來就是打仗，沒有什麼了。”

遼沙沉默起來。怎麼給她講呵！戰爭發生後的開頭一段時期，莫斯科象陰天一般，天上立刻罩上了一層灰色，街上走着一隊隊戰士，他們唱着雄壯的歌：

進行着人民的戰爭，

神聖的戰爭……

遼沙記得，有一次他曾經跟在一隊戰士後面跑，一個戰士向他說：“跟我們一道去吧，孩子？”遼沙回答說：“去！”他同隊伍一道齊步向前走了許久，同時和着唱：

起來，巨大的國家，

起來決一死戰！

跟黑暗的勢力——

法西斯匪幫決一死戰。

後來那個戰士說：“回家去吧，孩子，回家去吧，否則會迷路的。”戰士們走了，遼沙跑回家說：“爸爸，我們打仗去！”接着唱起來：“起來，巨大的國家……”爸爸說：“不，遼沙，先去的應該是我，然後才能考慮你的問題。”但是爸爸在家里待了很久，因為工廠不放他。要知道，他是在兵工廠工作。後來他都不回家了，日日夜夜待在廠

里，睡覺也在那兒。這就叫做——軍事狀態……

但是怎樣把這一切給丹尼亞講呵！

“噢，你怎麼啦？”丹尼亞說。

“放開點，丹尼亞，我腳麻了！”遼沙動了動身子，坐得更舒服些。“就這樣……戰爭開始了。值崗開始了……灯火管制開始了……疏散孩子的工作也開始了……”

“疏散是什麼意思？”丹尼亞問。

“這就是把孩子送走，離莫斯科遠點。因為德寇的飛機開始來轟炸了。每天晚上都來。簡直使人不能睡。但是媽媽說她不離開莫斯科。我也說：‘我們都不離開！’”

“如果我知道，一定也會這樣說的！”丹尼亞說。

“對！這時候德寇離莫斯科越來越近。有一天，爸爸從工廠回來對我們說：‘我是來告別的，我要走了。’我們馬上明白他要到哪儿去，就給他準備東西。晚上，我們送他到集合站去——就在馬雅可夫斯基廣場那邊。”

“我也去了吧？”丹尼亞問。

“是啊！爸爸還抱你了。我們走着，周圍黑得很。常常有汽車開來開去，可就看不見，只看到車頭上藍色的小燈。也有電車，也是看不見……不斷聽到有人大聲叫嚷：‘售票員，你們車是幾路的？’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馬雅可夫斯基廣場。爸爸就跟我們告別，他說：‘等着吧，我會給你們寫信的。現在戰綫近了，信走得很快。我也会把軍郵代号告訴你們的，沒有什麼了，我走了。’”

“什麼叫軍郵代号？”丹尼亞問。

“這是那時候的。軍人的信不寫地址，只寫號碼。”

“可信呢？”丹尼亞說，“爸爸不是沒寄過信來嗎？”

“是沒有，”遼沙回答說。“但是我們那時候以為他会寫的。後來爸爸又說：‘遼沙，你現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要注意啊。’就這些話，意思就是叫我幫助媽媽……”

“而且不要欺侮我，”丹尼亞接口說。

“他倒沒有說這個。可我也沒有欺侮你嘛！”

“我也並沒有說你欺侮我。”丹尼亞說，“後來呢……”

“後來——沒有什麼了。爸爸留下，我們回家去。突然聽到一陣鳴鳴的叫声！‘公民們，空襲警報。’我們正走到離馬雅可夫斯基地下鐵道車站不遠的地方，於是我們立刻躲了進去。里面很暖和，很明亮。象現在一樣。只是在月台上，就是人走來走去的地方，到處擺着床，要睡就可以睡。已經躺着許多老婆婆和帶着孩子的母親。我們也就占了個位置。我那時還很小……多大啊？七歲。還沒有上學呢……”

“喔，比我还小啊！”丹尼亞驚奇地說。

“是的……就這樣。我們坐了下來。可你一直大睜着眼睛，望着燈，後來就睡着了。我對媽媽說：‘媽媽，你睡一睡吧，我來守着丹尼亞。’坐了一會兒，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後來我覺得媽媽在叫我：‘遼沙，該起來啦！’我多想再睡一覺呵！我睜開眼睛，開頭簡直弄不清楚我住在甚麼地方。剛才睡着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好夢，夢見世界上好象並沒有打仗。媽媽說：‘走吧，孩子們，警報解除了。’我們登上升降梯，一面想：‘上面莫斯科不知怎麼樣了？’我們來到花園大街……天亮了，氣球也放下去了……”

“啊，這我知道！那種氣球象魚兒一樣，挺大挺大的。”

“對……我們一看——莫斯科沒有變樣，還是好好的！只是腳底

下响着玻璃的声音。这是給波浪……”

“什么波浪，遼沙？”

“爆炸的波浪……空襲的波浪。总而言之，玻璃是給空中落下的爆破物震碎的。”

“什么空中落下的爆破物？”

“喏，就是炸彈唄。得了，別死釘住問了……后來……我們繼續往前走。剛走到我們的胡同口，媽媽突然一把揪住我的手，嚷了起來：‘天，好遼沙，這算是什麼呀！’我一看，丹尼亞，看見我們以前住的那幢房子沒有了。噢，不是沒有，是有，不過已經不是房子，而變成了一堆瓦礫。屋頂穿了，牆壁塌了，一切都給破壞了。”

丹尼亞更緊地貼住遼沙的膝頭，聳了聳肩：

“多可怕！”

“怎麼不可怕呀！要不是爸爸，要不是我們不去送他，也許我們全都完了……”

丹尼亞朝遼沙瞧了一眼：

“什麼完了？”

“就是死了唄。這就是說，爸爸救了我們大家。你还哭了。虽然你还是那么个小娃娃，可还是明白房子給炸毀了。甚至連我都哭了起來。可媽媽說：‘孩子們，別哭！這還算是运气，家里沒有一個人。’可她的眼睛里也滿含着泪水。”

“我还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哭呢，”丹尼亞說。

“我也沒有，”遼沙說。“只有一回，接到通知書〔一〕以后……”

〔一〕指報告爸爸犧牲的通知書。